

◇胡伟专栏·群峰青

每一个人的花园

春末夏初,草长花开,住在五环边的晖哥邀请我们去看他们的花园。那是一个复合小区,有联排的别墅。他家住在小区的楼房边户,因有一个院子,搞起一个花园。他早年在加拿大奋斗,如今在国内打拼,发展得还不错。平时,集团公司工作比较忙,工作之余,除了旅游,就是在家收拾一下他的花园。花园规模大约有二十多平方米。他在院子里种了高大的枫树,还有一些低矮的花草。为了能在院子里观赏,他搭建了镂空的木质凉台,修了一处水景喷泉,还开了一两处菜地,想种上一点蔬菜。

我们来到他的花园,阳光正好,不冷不热。他的夫人林姐和我爱人充满了喜悦,笑声不断,在院子里的一处名为粉龙沙宝石的月季花廊处,寻觅正开的花照相。那些花朵不大,团团的可爱着。我不失时机地过去为她们照相,留下难忘的记忆。继而,我回到有藤蔓的凉亭处,和晖哥喝茶聊天。茶香飘逸,我们的人生终于慢了下来。

我们都爱花的人,都设想有一个自己的花园。我自己住平层,家不大,只有一个两三平方米的阳台,饶是如此,爱人在工作之余还是把它变成自家的花园。她只搞小花小草,让大棚温室的花草在此安生。可是阳台花草不易养活,购来的花草打过激素,在温度高、没有地气的环境下,经常发生死亡。她就死了再养,养了再死,又继续补植,不休不止。最近几年,她上了点规模,添置了不少花盆,“重金”引进了很多花草品种,除了本土花草,还有一些国外品种。有时,下班夜都有点深了,她还在那里,专注地修枝剪叶,收拾花盆。我都有点不理解,提示过几回,让她适可而止。她依然不知疲倦地建设着不足几平方米的阳台花园,终于让平凡的阳台出现了片片绿色,花卉也是五颜六色,景色丽人。有时,她出差,吩咐我早晚浇水。站在花草前驻足,我忍不住多看几眼,这些小花小草,还真是慰藉了心灵。

我母亲、岳母都是爱花的人。在老家母亲搬家过很多次,曾经住过两次平房,有条件种花。一次在矿上生活,住一个比较宽敞的小院。她就在院子的墙根处,搞了一排花盆,种上不知名的花儿。记得有鸡冠花、太阳花和兰花。她在房间里摆放上幽幽的兰花和有点热烈的水仙花,家里的气氛就不一样。而且好打理,有空照顾一下就行。岁数既大,她就去公园看当地的桂花、蜡梅花。岳母是甘肃人,也喜欢花。单位分的平房把角靠着粮站,高高的院墙正好当屏障。砌门处,简单搭设一个门扉,就有了小院。在靠墙处,砌上半米的砖垛,搞出了一个微型花圃。我春节省亲就住在那个平房。由于陇南的山多,又靠近四川,故而当地冬暖夏凉。岳母花园里的月季花,已然披红挂绿。居家不易,家务活很繁琐,需要准备冬天的柴火,照顾鸡舍,还要管大人小孩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花园四季有花,加上灵活的小猫,温馨着小院主人和往来的客人。我望着冬天里倔强的花朵,心有戚戚。

印象里,世界各国人都爱花。居里夫人科研之余,亲手建了一个花园,至今尚在。据说,英国法国妇人都愿意拿一把剪刀铲子,搞搞花园。以前读刊时,介绍家居时尚,经常看到各国名人在后花园侍弄花草的照片。我国人口众多,山岳又多,土地宝贵,可没有这个条件,人人搞上花园。古代时,只有皇家贵族和一些有钱人搞别墅,附庸风雅建花园。前者建有圆明园等,后者最著名的是苏州园林。搞着搞着,保留了中国园林的一些技术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人民当家作主,中央重视生态工作,毛主席号召大家,搞“大地园林化”,把全国的原始森林保护好,再开始大规模绿化荒山。随着改革开放,全国经济跃上新台阶,开始以一个新姿态站上国际舞台。全国消灭荒山后,城市乡村绿化有了新要求。绿化、美化、香化,被人们追求。国际级别的世博会、园博会、花卉博览会纷纷在中国城市举行。各地开始创建森林城市、美丽乡村,一批批生态景观伴随大交通、新小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。连珍稀的动植物,都有国家公园保护。中国的城乡到处鸟语花香,确实美了。去年位于中心地带的合肥骆岗机场,到了使用年限,需要搬迁,留下的大面积地方做什么用?合肥市大笔一挥,建园林。57年前那段草皮跑道上滑翔而出的加速度,扬起合肥的新梦想。昔日的骆岗机场变身比肩世界的城市公园,办起了国际园林博览会。这片127平方公里的热土,带着合肥人的飞行记忆,成为牵动全球的“安徽之窗”。

如今,中国的大地正被生态文明建设所照耀,中国人的脸庞有了花草的映衬,黑发黑眸子黄皮肤越发漂亮。人们在每一处都可以看见山水,慢下来体会乡愁。有花无须多,随处来一枝。每一个人心中的花园如此正好。先大后小,中国式的智慧和奇迹焕发着东方魅力!



胡伟,原籍安徽,现为《生态文化》杂志、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,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,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◇信笔扬尘

阿公不想用二维码

华明玥

早上去菜场买菜,路边看到一个穿解放球鞋的阿公摆个小地摊,在卖毛豆、茄子、丝瓜,和扎成数捆的山芋藤的芽梢。他闲不住,一面摆摊,一面帮那些怕麻烦的顾客撕去山芋藤上的皮,撕下来的绿色粗纤维带着汁水,晶莹透亮,会自动蜷曲。我随口问:“没撕皮的多少钱一捆呀?”阿公答:“5块。”我犹豫了一下,阿公赶紧叫住我,他说:“4块5好了。反正也是自家种的,不值钱。这玩意儿没溅得很,越掐越发。”

我赶紧让他拿出收款二维码,说自己没带零钱。阿公迟疑了一下,与我商量说,“我这会儿不想用儿媳妇做的二维码。你随我来,走两步,到那边去付一下,行不?”他指了指小巷深处。我困惑不已,明明小辈已经帮忙打印了收费二维码,为什么不用?

阿公解释,他用的是老式按键手机,顾客要是用二维码付钱,收入全进了儿媳妇的腰包。“她经常忘了给,我也不好意思要。”阿公75岁了,家里比较大的田地,早就流转给种田大户,只有“十边地”上还种着菜和山芋,自家吃不了的菜,他摆个小摊卖了,攒着自己的养老钱,和明年过年给孙子的压岁钱。

我诧异:“儿媳收去就收去了,您将来要用钱,孩子们还能不管你呀?”

阿公想了想,说:“毛主席说的,人要独立自主,自力更生。不管年纪有多大,伸手问小辈要生活费,与自己挣钱自己花,那感觉,到

指小巷深处。我困惑不已,明明小辈已经帮忙打印了收费二维码,为什么不用?

阿公解释,他用的是老式按键手机,顾客要是用二维码付钱,收入全进了儿媳妇的腰包。“她经常忘了给,我也不好意思要。”阿公75岁了,家里比较大的田地,早就流转给种田大户,只有“十边地”上还种着菜和山芋,自家吃不了的菜,他摆个小摊卖了,攒着自己的养老钱,和明年过年给孙子的压岁钱。

我诧异:“儿媳收去就收去了,您将来要用钱,孩子们还能不管你呀?”

阿公想了想,说:“毛主席说的,人要独立自主,自力更生。不管年纪有多大,伸手问小辈要生活费,与自己挣钱自己花,那感觉,到

◇人间小景

夏夜

张晨越

盛夏,每天晚饭后我和妈妈习惯去莲湖公园散步。夕阳西下,彩霞满天,随后夜幕降临,公园里亮起柔和的灯光,散步的行人逐渐多了。我走到菱湖桥上看着湖中的荷,闻到荷叶的清香。啊!真让人神清气爽,仔细听还有青蛙的叫声呢!

公园里的知了有节奏地叫着,不像住宅小区里的知了有气无力地拖着很长的“知……”的声音,结尾就“了”一声,不知道它是在偷懒还是被空调外机的轰鸣干扰了心情。伏天的小草散发着成熟的清香,跟田间地头散发的稻香味很相似,我很喜欢。

因身体原因,我行走不太利索,在公园里散步时,常常会遇到行人鼓励我或给我点赞。有位哥哥走到我身边和我打招呼:“你好!麻烦你能不能给我瘫痪在床的小爷视频交谈几句,给他一点支持和鼓励?”我微笑着接通了视频,他让小爷看看我走路的样子,叫小爷坚持康复锻炼。我打了一行字给他们看:“越走越快乐越近,越走离病魔越远!”哥哥用惊讶的表情看着我,把我打出的字拍下来。还有一次,遇到位叔叔带着儿子在散步,叔叔给了我一瓶花茶,母亲对他儿子说:“也许父母没有



驰骋 李昊天摄

◇山河故人

托起生命

陈敬奇

怀宁县老上石碑有句民谣:“接生奶奶程风枝,口碑胜于立牌坊。”传颂中的程风枝,便是我的母亲。

1920年我母亲出生于本县江镇天津村一个农民的家庭,因家境贫寒,幼年的她就成了别人的童养媳。19岁那年抗婚逃到石碑时,经人介绍与青阳来怀宁当学徒的我父亲(陈鹤山)成婚。

新中国成立初,政府推行新法接生,保障妇女生命安全和儿童身心健康,在医疗资源十分缺乏的情况下,在民间培养了一批新法接生员,在我父亲支持下,我母亲便成了其中的一员。从1950年代初年到1992年6月病逝这四十年时间里,她整整接生了两代人,约六千余人。

在接生行业,老石碑人都知道,下石碑是毛奶奶,上石碑便是我的母亲,当地人亲切地称我母亲为陈奶或陈师娘。我母亲接生范围是以石碑镇上街为中心,向周边辐射,上起潜山与怀宁交界,腊树、普济、邵一、皖河北岸的程家洲、猫山,下至龙头、庆洲等区域,江苏扬州、高邮等地来皖河的捕鱼船,涉怀宁、潜山两县,石碑、皖河、腊树、大洼四乡镇,三十余村庄,方圆近二十里。

接生员工作非常辛苦,无论是刮风下雨,酷暑严寒,夜半三更,全天候出诊,随时

随走。四十年里,我母亲用她那双“三寸金莲”跑遍了方圆十里八乡的村村户户,将一个个小生命平安接到人世間。

接一胎娃诊费2元,至少要跑2趟路。第一趟是为产妇分娩助产,另一趟是三朝给婴儿洗澡保健。有些产妇从动胎到分娩长达一个星期以上,来回要跑好几趟。她曾先后物色培养了4名接生员,但都因吃不了这份苦而放弃了。

我母亲年轻时就患有严重胆囊炎伴结石,经常发作。

197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,她胆病发作。半夜,普济村有位产妇的丈夫来我家敲门请我母亲出诊,“我胆囊炎发了,痛得实在受不了,请你去下街叫毛奶奶,就说是我叫的。”我母亲有气无力地说道。可那人在门外等了很久死活不肯走,“我等您不痛了再去好吗?”我母亲看这人对自己如此信任,忍着疼痛还是出诊了。

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,大洼乡程家洲一产妇的丈夫来我家叫门,说他妻子动胎了,请我母亲出诊,此时我母亲胆囊炎又发作了,疼痛不已,呕吐不止,连站都很艰难,只好回绝。那人说:“我马上回家找人用竹床把您抬也要抬去”!看此人如此恳切,我母亲只好忍着剧烈的疼痛,背起沉沉的产箱,消失在茫茫的雪夜中……

底还是不一样。”

午后,阳光西斜,巷子的一边都是明晃晃火辣辣的太阳,阿公把一边阴凉的路让给我走,自己走在白花花的烈日下,他说:“大妹子,你是好人,这么烦的事,你愿意担待我。”

走了约50米,我们来到一家卖切面和馄饨的小店,阿公叫我扫切面店的付款码,营业员姑娘再出现现金来给阿公。

阿公不停地念叨:这条街上都是好人啊,切面店、卤菜店、烧饼店、熏鱼店、打黑芝麻粉的店,他们都帮过我,人家也要做生意,零钱也要去银行换。人家就是关照我一个种菜的老人,觉得我不容易。

见我想拍一下老人的菜摊子,和他撕山芋藤时青筋毕露的手,老人赶紧往后一退,与我商量:“你就光拍我的山芋藤吧,让儿子媳妇知道我出来摆摊,却没有扫二维码,不好。”他又笑着解释:“虽说卖菜挣的钱,大半也花在了孙子身上,给他买书、买球鞋,可那是我做爷爷的一片心呢。”

给你优越的条件,但你能拥有健康的身体,这就是莫大的幸福呀。”

对我而言,现在能在公园里走路,可以闻着花香聆听鸟鸣就是幸福。对于健全人来说走路是件简单的事,但对我来说走路却是需要用一生来学习的事。我依然很开心,能走路就能出门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我虽然走路摇摇摆摆,但也去过很多城市,每到一一个城市我都会游览那里的公园,欣赏美景的同时也会想起故乡的莲湖公园和菱湖公园。

往回家走时一阵风吹来,顿时带来了清凉。风很大仿佛在推着我走,连续走四五公里确实有点累,回头一望,妈妈一直在我的后面默默地跟着。

成长的漫长岁月里,我走过很多路。小时候我无法独立行走,妈妈牵着我的手在小学操场上走路的情景如在眼前,夜色中突然想起《我与地坛》中的一句话:凡是有过我脚印的地方,必定有过我母亲的足迹。

◇小说世情

喜鹊

王明新

农场的晒场上有三个麦秸垛,其中最大的一个被烧个精光。那天几乎所有知青都在地里抢收豆子,谁是纵火者成了最大的疑问。有人要报警,被民兵连长阻止了。前段时间,附近一个村的村民,把羊群赶进我们农场的豆子吃豆子,被几个知青当场抓住,羊被扣了十多天,后来又还给人家了,羊的主人来赶羊时说羊饿瘦了,走的时候嘟嘟囔囔非常不满意。民兵连长以为是那个村民报复我们纵的火,他带着几个知青蹲守了几天几夜,想抓现行,结果一个熬得两眼通红,连个人毛也没抓住。

这几天太阳特别好,豆子熟透了,太阳一晒容易炸粒,农场组织知青继续抢收。这天一块地收完,装上马车和拖拉机拉走了,提前收了工。太阳还没落下去,像一块圆形的铁在天边烧。我和几个知青没走,拢了一堆豆秸和豆叶,捉了蚂蚱烧着吃。我们正满嘴黑灰吃着烧蚂蚱,飞来几只喜鹊落在离我们不了远的地方,开始我们都没在意,喜鹊在地上跳来跳去,很快就跳到了火堆旁,然后就飞走了,我无意中看了一眼,发现最后一只喜鹊叼起火堆旁的一根柴棒,那根柴棒分明还冒着烟,然后也飞走了。当时,我并没往心里去。

吃完烧蚂蚱回到农场,听说晒场再次失火,这次烧的不是麦秸垛,而是晒场西北角一垛乳完场的干豆秸。这天晒场上一直有人干活,整棵的豆子拉回来后要有人卸车,卸下来要有人摊开,中间还要翻几次,干透了才能乳场。只有晒场西北角没人,所以纵火者才在那里下的手。这次报了警,当地派出所来了三个民警,他们在被烧掉的麦秸垛和豆秸垛旁转了几圈,现场没保护好,脚印杂乱,后来他们就摇着头走了。民兵连长问还用不用蹲守,几个民警不置可否。

这让我想起喜鹊衔火种的一幕,喜鹊衔了冒着烟的柴棒,在飞行过程中火不仅不会灭,因为风的作用还会越烧越旺,它们飞到晒场,把燃烧着的柴棒丢在麦秸垛或者豆秸垛上……难道说喜鹊是纵火者?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?我还是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场长,场长看着我说,你是说是“马嘎子”纵的火?马嘎子是我们那地方对喜鹊的叫法。然后他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,喊了一声就甩手走了。场长还拿我当笑话,告诉了场党支部书记。场党支部书记叫魏来,原来是县农业局的技术股长,记那个农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。听了场长的话立马来找我,我把当时看到的那一幕给场党支部书记说了。我说我就是瞎想,这怎么可能呢?

这些天,除了抢收豆子,我们农场还在干一件大事。农场组建很多年了,一直没有餐厅,大家打了饭不是蹲在地上吃就是端回宿舍吃,别的季节还好说,到了冬天就麻烦了,蹲在地上吃天太冷,端回宿舍吃饭菜就凉了。那是1970年代,很快全国又掀起新的一波上山下乡高潮,农场接二连三来了好几批新知青。农场决定盖个餐厅。盖餐厅要有木料,场领导看中了晒场周围的十几棵大树,有洋槐有榆树,都几十年的树龄了,而且都是硬木,高大笔直,当梁非常合适。其余的零碎木料打算购买。砍自己的树当然是为了省钱。

被选中的树在树下撒了石灰作为标记。第一棵被砍倒的是一棵洋槐,这棵树长得最粗最壮,树上有三个很大的喜鹊窝,被砍倒的时候,窝里还有小喜鹊。这棵树从开始砍,就有喜鹊在旁边的树上愤怒地抗议,它们甚至一次次从树上俯冲下来,要啄砍树的知青,把几个看热闹的女知青吓得吱吱乱叫。有男知青奋勇当先,用准备拉拽树木的绳索把喜鹊赶跑。因为豆子熟透了,忙着收豆子,剩下的树只是在树下刨了个坑还没来得及砍。别的树上也有鸟窝,有喜鹊的也有乌鸦和别的鸟的。

听了我反映的情况,场党支部书记很重视,立即叫停了对剩下的那十几棵大树的砍伐。为这事农场还专门召开了党支部扩大会,邀请了几个从当地聘请的老农参加。我也被邀请列席。会上我说了那天看到的情况,还往下做了推断。大家听了都笑了,说我脑袋肯定是被驴踢了,还嘲笑党支部书记魏来,说他不愧是知识分子,不过这也太异想天开了。但是,在魏来的坚持下,砍树的事还是被叫停了。

之后,我们农场再没发生过纵火的事。

